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二冊目錄

文學類

神異小說

玉壺記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
王賈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
王恭伯傳一卷附八二冊續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琳琅	
五真傳一卷附八二冊續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琳琅	
靈應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五
張令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九
張無頗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一
張遼言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二
崔煒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四
白蛇記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七
洛京獵記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九
洛神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二
侯元傳一卷附八二冊三水小牘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抱經	
烏將軍記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三
魚服記一卷附八二冊續幽怪錄，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琳琅	

寶應錄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八
寶玉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八
李章武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八
李衛公別傳一卷附八二冊續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琳琅	
李清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〇
李林甫外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二
韋鮑二生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二
韋自東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三
板橋記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六
姚生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七
薛昭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八
甘棠靈會錄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〇
獨孤穆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一
柳歸舜傳一卷	撰人不詳	琳琅	四二
趙合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五
蚩蚩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六
睦仁禱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八
馬自然傳一卷附一百冊續仙傳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夷門	

ED59/15

陸顯傳一卷附八二册宣室志

中，此處不重出

巴西侯傳一卷

曾季衡傳一卷

鄭德璘傳一卷

小金傳一卷

南岳魏夫人傳一卷

王烈婦一卷

鬼董五卷

窮怪錄一卷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二十卷

情豔小說

趙飛燕外傳一卷附提要

飛燕遺事一卷

漢雜事祕辛一卷附提要、補正

隋遺錄二卷附提要

教坊記一卷附提要

李娃傳一卷

章臺柳傳一卷

會真記一卷

長恨歌傳一卷

楊娼傳一卷

楊州夢記一卷

唐于鄴撰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宋某撰

撰人不詳

漢伶玄著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顏師古撰

崔令欽撰

白行簡撰

許堯佐撰

許堯佐撰

元稹撰

白居易撰歌

陳鴻傳

房千里撰

稗海

說海

說海

說海

說海

顧氏

龍威

知不足

龍威

十萬

顧氏

龍威

祕冊

百川

說海

龍威

龍威

龍威

龍威

龍威

龍威

龍威

龍威

梅妃傳一卷

非烟傳一卷

孫內翰北里誌一卷

霍小玉傳一卷

妝樓記一卷

趙氏二美遺踪一卷

青樓集一卷

麗情集一卷附麗情集

李師師外傳一卷附附錄

綠珠傳一卷

潤玉傳一卷

柳參軍傳一卷

少室仙姝傳一卷

板橋雜記三卷

談諧小說

拊掌錄一卷附提要

故事

世說新語三卷附提要

大業雜記一卷

尚書故實一卷

唐摭言十五卷附提要

大唐新語十三卷

松牕雜錄一卷附提要、補正

唐曹鄴撰

唐皇甫枚撰

唐孫棨撰

唐蔣防撰

後唐張泌撰

宋秦醇撰

元黃雪箋輯

明楊慎撰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撰人不詳

清余懷著

宋元懷撰

南朝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註

南朝宋劉義慶撰

唐李綽編

唐王保定撰

唐劉肅撰

唐李潛撰

龍威 一七二

龍威 一七四

說海 一七五

龍威 一八〇

龍威 一八二

稗乘 一八五

說海 一八七

函海 一九一

琳琅 一九五

琳琅 一九八

說海 二〇〇

說海 二〇二

說海 二〇三

金陵 二〇五

說海 二二三

惜陰 二二六

指海 二八七

寶顏 二九二

學津 二九六

稗海 三三五

奇存 三七三

隋唐嘉話三卷

唐 劉 餗撰

顧氏 三七七

唐國史補三卷附提要

唐 李 肇撰

學津 三八五

明皇雜錄二卷附補遺、校勘記、提要

唐 鄭處誨撰

守山 四〇二

開天傳信記一卷附提要

唐 鄭 棨撰

百川 四一〇

丁晉公談錄一卷附提要

宋 丁 謂編

百川 四一四

南唐近事一卷

宋 鄭文寶編

寶顏 四一八

江南餘載二卷附提要

宋 鄭文寶撰

知不足 四二三

歸田錄二卷附提要、補正

宋 歐陽修撰

學津 四二八

東齋記事五卷附補遺、提要

宋 范 鎮撰

守山 四三九

國老談苑二卷附提要

宋 王君玉編

百川 四五〇

涑水記聞十六卷

宋 司馬光撰

聚珍 四五五

湘山野錄二卷附提要、續補正

宋 僧文瑩著

學津 五〇二

玉壺清話十卷

宋 釋文瑩撰

知不足 五二六

近事會元五卷附校勘記、考證、提要、辨證、補正

宋 李上交撰

畿輔 五五六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二十卷、附提要

宋 邵伯溫著

學津 五七八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三十卷附提要

宋 邵 博著

津逮 六一七

春明退朝錄三卷

宋 宋敏求述

百川 六六八

石林燕語十卷

宋 葉夢得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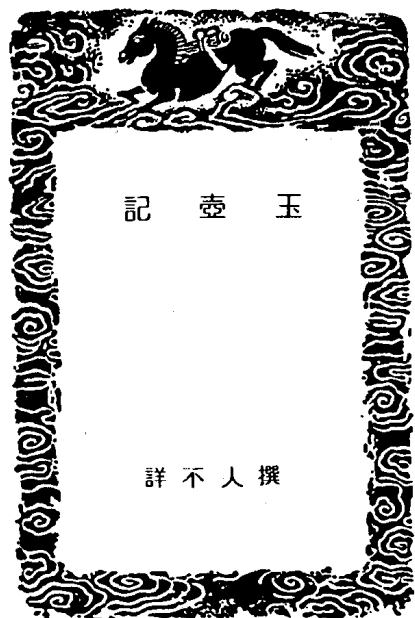
稗海 六七九

孫公談圃三卷附補遺、提要、辨證

宋 孫 升撰

百川 七〇五

唐語林八卷附校勘記、提要 宋 王 謙撰 守山 七二四



玉壺記

說淵二十四州傳二

元和初有元消柳實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為官湖右李庶人連累各竄于愛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蕭鼓誼諱舟人與二公僕使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飄風歛起斷纜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之鬚搶巨鼈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之梭停撞層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以見天王尊像瑩然于嶺所有金鑄香爐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海面上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劍戟目閃電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蔓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

玉壺記

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送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苦良父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言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直單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髻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粧艷絕神出天表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消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恍忽若夢于鈞天即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綫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開闢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語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

玉壺記

玉壺記

玉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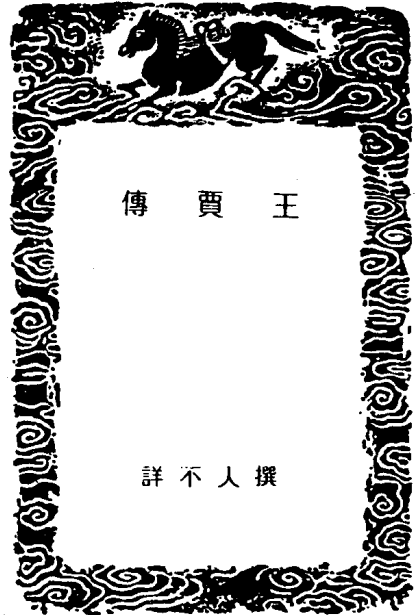
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為求人問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即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迴謂二子曰子有道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覓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為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闌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繳遶為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為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疆為此行途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感遂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為子其

來久矣聞南岳迴鴈使者有事于水府逐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為恨望二君子為持此合子至迴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即得玉環為送吾子吾子亦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岸詢時已一十二年矣驩愛二州親屬已殂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飯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數年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以清虛親妻之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迴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岳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藥若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

金華文集 卷之六 玉壺記

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可問却歸因大雪見老叟肩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觀樵擔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為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玉壺記 終



王賈傳

詳不人撰

王賈傳

說淵四十八別傳四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葺懷而先人之壟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沈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表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衰震驚自投于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訊賈賈曰卜筮知之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說言駭物當答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因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為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馳去因馳未里

王賈傳

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果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女選授婺州參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童妾不敢為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即加笞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郎君令引我入當為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郎悟因哭令賈行甲已因向靈言曰聞姨亡來大有神異言語如舊今故來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被其勤請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汝不相忘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泣聲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殷勤不已醉後賈因請曰姨既神異何不令賈一見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几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

王賈傳

王賈傳

王賈傳

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命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即死乃老狐也真形既見體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名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令有女病魅當為去之因為桃符令置所卧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于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為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剎山觀潮江湖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治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鏤之賈手開其鏤遂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鏤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則鏤石櫃又接其手令騰出暹纔跳躍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既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天生

五年矣毋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素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為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即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綠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吾既為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今期已盡妻即當適李氏李氏三品祿致仕生五子大數已定不知何為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陽得免栖遑行路之人猶合矜愍况室家之好而忍遺棄邪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于中置之船下又囑暹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為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子皆附之於墓是後即發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別駕嘗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計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即伯之故人也因求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暹相對言談頃而卧遂卒暹哭之慟為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姪暹至則如臨汝厚葬及其子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壻其妻

心術正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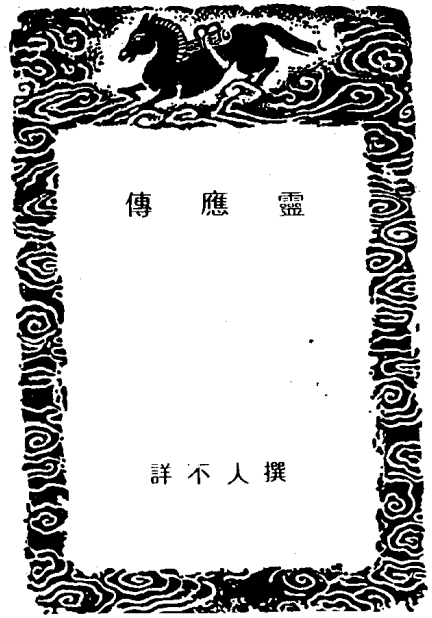
三

六

六

崔別駕以妻之暹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

王賈傳終



靈應傳

說淵一別傳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蕪葭藪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侵禱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胎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于叢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已謂為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蓋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

靈應傳

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為誰乎曰其即君之闈者効後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于前曰九娘子自郊壘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于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澹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階所寶將少避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究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寶遂命升階相見寶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筮爻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鑑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兼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為辭君子殺身以成仁狗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鄒縣卜築

七

二

三

靈山

於東海之潭桑榆墻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啾室貽灾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岩庾宛莫雪至梁天鑒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琪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雙屨毘羅自鄒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于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為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為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暮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援刀自剗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于茲土之別邑音問

不通于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温清又違離
 群索居甚為得志近年為朝那小龍以季
 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
 姓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
 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
 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
 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僅
 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
 三戰三北師徒倦弊倚角無估將欲收拾
 餘燼昔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
 一旦攻下為頑童所辱縱沒于泉下無面
 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髡
 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
 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
 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
 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
 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為姬奭之下
 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死狂存
 其鯨寨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
 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竇心雖許之訝其
 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
 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虜蕪沒者三

詩經卷之八
 二二

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
 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
 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為城漢
 水為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
 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進雲奔不
 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
 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
 於羸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
 息秦伯憫其窘急竟為出師復楚退吳僅
 存亡國况芊氏為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
 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
 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
 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
 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
 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
 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
 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
 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
 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
 宗親若以遺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
 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陽之輕銳徵八
 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
 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
 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

詩經卷之八
 二二

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為齏粉涇城千里
 坐變汗潛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
 君與洞庭外祖世為姻戚後以琴瑟不調
 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
 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
 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
 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
 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
 多事為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
 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
 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
 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
 初鳴寶將晨興踈牖尚暗忽於帳前有一
 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
 命燭竟無醇對遂厲聲而叱之乃言曰幽
 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
 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
 曰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
 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
 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窓漸
 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又思之方達
 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
 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
 孟遠充行營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

詩經卷之八
 二二

十一日抽迴成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其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惻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成於弊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慙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畧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為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勝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急使人馳傳者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

靈應傳

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讐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為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醅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階下鞍馬器甲錦綵服旣藪韞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得志指顧之間望見一城雉堞崇崇溝洫深濬余微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

貴主使人復命請去綵鞵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余亦再拜升自西階見紅粧翠眉蟠龍鬢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攬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太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羞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主欲飲舉觴將欲與詞叙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叙別狼狽而散余及諸校降皆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愛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卑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思今不羞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為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為辭少巨不迫遂別賜戰馬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齎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

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十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漬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覓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願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賜

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與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塵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其歡酒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逢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為朝那之囚耳求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為左右所攔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劾節戎行雖奇功茂聞而薄効龕立洎遭累譴謫于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為人雪不平之事

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靈應傳 終



說淵四十五別傳四

張令傳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陸海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帷幕陳鐘壘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方七羅之輩橫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令曰勿叱召黃衣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煖酒酒至令以大鐘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饌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于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之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旬送關中死藉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

張令傳

太山召人魂以將死之藉付諸獄俾其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觀乎曰略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即張君也令見名泣告使者曰修短有命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不為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囊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于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賜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者謫在蓮花峰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令此則無計矣吾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迫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宮縱力不及亦得路于蓮花峰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于是齋牲牢馳謁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峰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峰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神亡魂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亡在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為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峰爾何德于予欲陷吾為寒山之叟令哀祈愈切仙官

說淵四十五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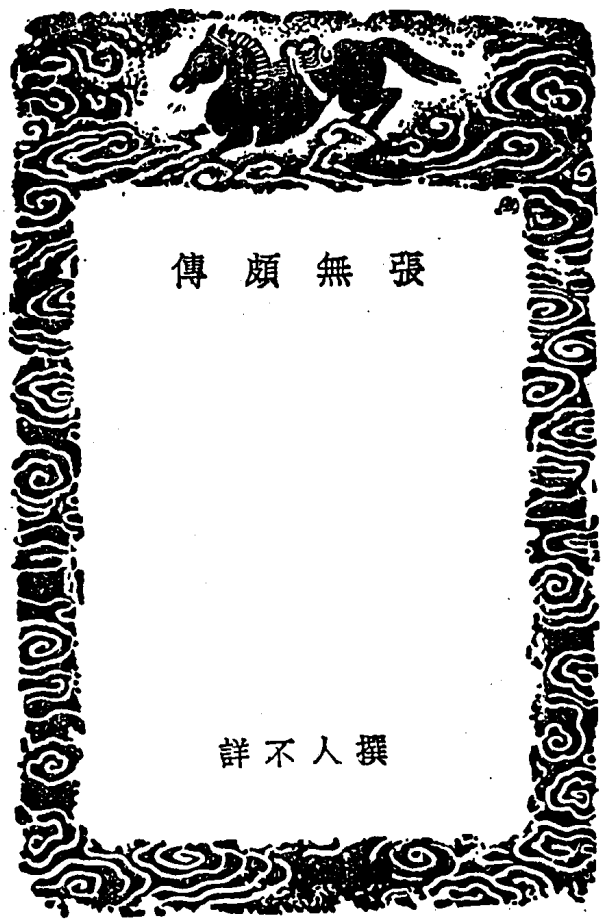
三

嶽山

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齋一函而至則金天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為不應召使者反報曰不知又為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啓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法禮苟儉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苟得今案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為來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紆刑宥過者玄門是宗狗爾一吐全我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大凡人壽之壽悉可數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慾戕伐性根而又揚己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其不壞其可得乎勉遵歸途無墜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為宣城縣脚力亡于華陰遂為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免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日請置予為閻人則吾飽神盤惠矣文符已

遣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柅
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
歸計酬天王願所費數踰二萬乃語其僕
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懼矣安可受
祉于上帝而私謁于土偶人乎明旦遂東
至偃師止于縣館見黃衫舊吏齋牒排闥
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
由爾償三峰之願不果決俾吾答一飯之
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
在頃刻張令有疾畱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張令傳終



張無頗傳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睨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窮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勝彼獲延齡無頗曰某因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五龍膏一合子不唯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者叩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符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視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途開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和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強拜王憐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符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歡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珠翠璫楹拂煥爛若布金細異香氤氳滿其庭戶俄有二女窈窕召無頗入視其珠袖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篋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

張無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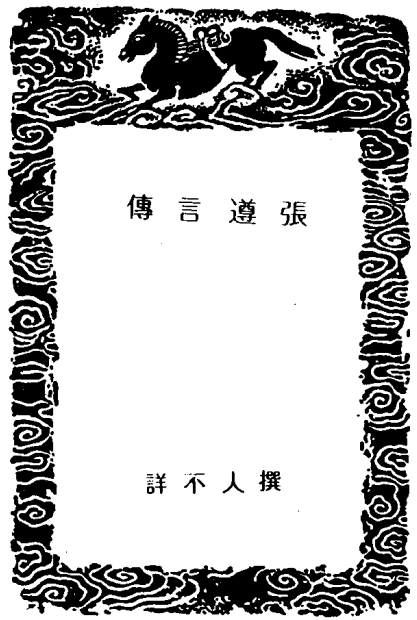
張無頗傳

三

張無頗傳

撰人不詳

曰此不足謂君子仙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婉謝阿歡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難屏翡翠盤麗玉明珠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子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獲貨其犀已值萬矣無頗視貴主華隨動入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叩門而送紅履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亦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製也詞曰峯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鸞飛去愁殺深宮密砌花又曰紫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散花鈿塞開被枕不成夢香柱金爐自龜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欣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開環珮之響通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歎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仰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觀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為賢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為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壻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夜檢於幽府云當是宴數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為時人所恠南康又遠况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限曰唯侍衛輩即須自置無使陰人此誠察耳遂與王別曰五年即到彼無言於人無頗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哀大娘叩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曰此哀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為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張遵言傳

說淵四十四傳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墻下一物疑白雁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貓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瑩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為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倦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于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

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踏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十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竦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霧集毒為成施之頰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

說淵四十四傳

長尺餘

三

說淵

者活者未分四郎今不與去其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遺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碎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暗鳴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其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為追張遵言不到盡已付法其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與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起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回顧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

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
 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
 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
 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
 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
 四郎各衣便服諺笑亦隣於人間少年有
 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
 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為不奉上元
 夫人處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
 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
 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
 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
 柱上明珠駍駍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
 久憐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
 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
 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
 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
 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
 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
 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
 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
 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
 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
 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

張令傳

卷之三

三

竟不對曰君今已離此厄矣最遵言令歸
 館穀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張遵言傳終